惜抱軒九經說

惜抱軒九經說十

周禮說三

職方九服說

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方五千五百里也較之禹貢五服名異而地益廣吾謂周與禹貢之制服形勢固大異矣禹之時自王畿之外

先小國後大國以爲遠近達諸要荒雖其道里不能尺寸拘計之然其大體固然矣故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外薄四海也若周安有是哉其建國大者四五百里此與百里之國皆爲侯服伯七十里畧當甸服子男五十里則當男服采衛以下則皆夷蠻雖大曰子者其親於我而可役使者曰采衛服疏於我而不可用者曰蠻夷服尤疏者則鎮藩服自侯至采衛相雜而居豈如唐虞以遠近爲别者哉康叔在衛爲一州之伯而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此豈可以道里論耶子產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若以地之遠近計則鄭非侯

服乎師服曰晉甸侯也而建國言晉國小在侯甸之間不可建國非論去王畿遠近也楚於周京不得近於犬戎之於周楚猶有包茅之貢而祭公之論犬戎第爲荒服終王而已明其别不以遠近也蓋自夏商以來萬國迭爲兼幷興滅者多矣小大之勢非禹貢之時之勢則分服不得用禹貢之法固其理也東周君子乃欲以禹貢五服之理以分周之九服其不然乎且天子之居不必當天下之中而四方之形勢異故禹貢第言五百里爲服言就一方言之固有是耳不必四方盡然唐虞之言質實如此若如職方氏云方五百里爲服是四面如

一也夫周安有是哉吾斷以為此乃近誣之夸辭周之盛時固未嘗有是言矣或曰周九服之法不同禹五服之法則然矣而周甸服在侯服之次乃用唐虞帝畿內之名者何耶曰此未嘗用其名也畿內之言甸猶詩言惟禹甸之之甸以田名也以田供天子之賦斂也侯服次之言甸服猶傳衷甸之甸以車名也以車供天子之征役也若祭公曰畿內甸服襄王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子產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周亦何嘗改禹貢名哉

職方建國說

建國小然後天下治天子布命功德之臣及親子弟俾

有分地環居六服足以奉職貢守社稷爲藩衞而已雖大不過一同賢者可以爲德不肖者不得以爲淫其于國也法度易修其于民也疾苦利弊之情易達其于天下也雖有變亂而易以定之是故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代之定制莫之相違也曰然則周禮載諸公方五百里降至諸男猶方百里者何居曰孟子王制所述封國常制也大司徒職方氏所紀非常制也詩曰大啟爾宇傳曰分之土田陪敦言其越常也昔者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暨功臣古帝後裔畢封周公封于魯太公封于齊爲方百里也

及至遭武庚之畔多士多方不靖不甯有淮夷奄薄姑之難鴟張竝興者錯立于九州或疆且大外有大戎夷而內置侯如黑子之著面可以爲安乎周是以大啟齊魯之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使召康公命太公賜之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史記紀齊魯初封皆武王時然卒擴其疆者成王之世也成王爲鎮定天下建一時權宜于是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之國上異武王下不爲後世法周之封國不可盡知然所褒大越常制者葢不多有子傳齊魯之外公則有宋侯則有衛晉宋以褒先代齊東萊夷

晉東南淮夷徐戎衞之北晉之北東西皆戎狄故其封大于常制是其封雖大而天子必齊以法司徒之法曰五百里者食其封內之半四百里三百里者食三之一二百里百里者食四之一國內經費及貢享聘問之財貨取諸此其餘儲之以爲兵戎之費及天子有巡狩救災恤隣之事則取之王無賴焉以爲諸侯而已諸侯非以爲利焉以藩王室而已儒者多不明其義惟司馬子長知之故其說曰文武成康所封數百上不過百里惟封伯禽康叔于魯衞地各四百里以明非常制也是故有常制以爲天下法有非常制以爲諸侯安曰鄭氏言

王制爲商記者非與曰非也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州方千里一爲王畿餘州入使周變商制必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以爲國以一州建公之國四以四州建侯之國二十五以三州建伯之國三十三餘方百里者三不足建一子而地盡矣尙有唐虞夏商之存國半天下閒田以待慶賞方岳湯沐地以待巡狩又有名山大澤不以封將安所置之大國縣增二十五倍于商之公侯而使功臣子弟不畢受封無是理也鄭知其不可通則云周九州方七千里大于古夫周九州山川載于職方可考也于禹貢有不逮焉而無加贏鄭以謂

方三千里不足以給也獨不思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其中何以容方七千里乎而蠻夷戎狄所居不可奪以封諸侯者又何說也且周之國可考矣鄭許以南江漢以北地不過方五六百里而建侯國七中呂鄧陳蔡隨唐其下伯子男及不聞于傳者不可畢數將如孟子王制建之乎將如大司徒建之乎大宗伯職五命賜則七命賜國雖方五十亦國也必謂三百里乃爲成國然乎否乎鄭氏之後說者多强以周禮孟子王制牽合爲一其解愈踳謬不可通蓋無足辨者天下小國多則治甯大國多則鶩于攻戰班固

推方三百十六里之地出車千乘方百里者出車百乘周末世之强家周初侯國也齊桓公革車八百乘以霸尙無千乘況其餘邪先王以百乘數十乘足以周衞爲備宇矣不得已而後益之其後千乘之國益多豈天下之福哉

大司寇禁民訟獄說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訟者財物土田之事如今云錢穀案也獄者重罪如今云刑命案也訟獄字散文則通對文則異蓋先王之意統欲民之無

訟獄故一造至一不至一有劑一無劑者則是曲直已明不必訟獄矣若兩造俱至兩人俱齎劑書則訟形成矣然猶可勸諭使息猶不必訟獄也必更待其各入束矢鈞金則訟獄意堅必不可已然後聽之是雖聽訟獄而本意乃欲禁之故曰禁獄禁訟也齊語云三禁而不可上下言三禁則吏必有諭止之辭不可上下者訟者之意不可移易也至于獄之事重于訟故入金而更俟之三日欲其自悔而取歸以免民罪故不遽致于朝也古人凡公所聽訟之地皆可稱朝非必君之三朝也

大行人說

大行人必當屬諸司寇乎曰何爲其然也以其義之相通則六官無弗通者以其事固宗伯屬之事也帝王建官分職各以時事繁簡而制之宜司空首于虞而末于周稷契益三官之職併于司徒典樂併于秩宗士之職分爲司馬周之時禮制尤繁而刑措不用使大行人屬于宗伯則宗伯司寇之勞逸懸絶矣是以均之于司寇也嗚乎觀于禮與刑官之勞逸而天下治亂之甚否其可知與

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說

一歲而徧方嶽者唐虞之巡狩也夏商吾未之敢知若

夫周則未嘗有此禮矣何以言之周都鎬京固近在西嶽其東惟泰山居齊魯國可往而會諸侯于其下南之衡北之恒皆蠻夷戎狄所居非會諸侯所也唐虞之禮簡矣天子躬至盛聖德懷萬國如父子不待師旅扈從之多時輾車輦之勞而行數千里之外迄乎周禮制繁而世風降來會諸侯儀式繁于唐虞之天子苟天子從官旅師徒周行四嶽終歲則其爲政于天下也固非若秦漢之君驕泰佚遊之爲甚也然而四國亦不勝其擾矣時邁般周巡狩詩也所詠止河嶽之間未嘗及遠周公作立政其時周最盛時也而曰其陟禹之迹方行天

下夫周公方以是覬乎成王則知成王固未能及此矣而況其後世乎大宗伯職曰殷見曰同大行人曰十二歲巡狩殷國葢其法期于一方而會四方諸侯焉耳徧于方嶽無是事也鄭本雍州之伯也而王賜祊田于泰山之下夫亦期于一方而會四方之徵也如王當其歲不巡守乃合四方于周謂之殷國且夫周不特不能徧方嶽也其適諸侯雖一方而亦鮮矣周公以天子行畿外會諸侯于諸侯之地其事難召諸侯于天子之地其事易是以作東都立明堂朝諸侯以為殷國夫東都王畿本非巡守地也而既用巡守會諸侯之禮則亦可曰

巡守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行狩者巡守也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既常於此若夫諸侯之國天子來巡雖周盛時亦第有其事而已固不可期以十二歲之時待其良也雖會東都亦不可數期矣車攻之詩一詠之而已爲美矣漢文帝時儒者采尙書作王制以堯舜之禮必諸後世之天子而不知其不可行也殆所謂俗儒不通時務者與作僞古文尙書者又爲王制所誤以入諸周官之篇其失于周制也遠矣

考工記畫繪之事論

古人畫繪有不可得之于形者則取其義而已夫地不

可畫也畫爲方土則地之義著故曰土以黃其象方夫
天不可畫也畫爲雲氣隨時異色則天之義著故曰天
時變右旂皆絳質而月令四時迎氣載旂有青赤白元
葢皆畫雲氣之色所謂天時變者與火無質也附物爲
質不可畫爲焚物之狀故作圜形而上有燄此如今之
畫火珠者然故曰火以圜山有凹凸之形以色章間其
閒今工謂之皴故曰山以章畫水之法至唐始作濤頭
湧起之形古人無有也以龍表之而已故虞書山龍者
以義言則山水也故曰水以龍畫鳥獸直取飛立之形
則于觀美不足故蟠屈之使就衣裳旗幟故曰鳥獸蛇

蛇者委蛇也

夏后氏世室周人明堂說

世室之制五室其室一在中而四在四隅在四隅者西用之故又可曰九室而有四旁兩夾牕明堂之制五室其室皆居中霤之北其中曰室其東西曰東房西房又其東西曰左右夾室分言之則異名合言之皆曰室故亦曰五室夏后氏禮不甚傳孔子曰行夏之時呂氏月令兼采三代之制而主夏后氏其天子以十二月居堂室各異之法此夏后氏世室法也世室四向其名有五而天子以夏居者曰明堂及周人作宮獨取南向故用

世室五名中之一名以爲名以宗祀先王以朝諸侯皆曰明堂明堂者南向之堂也非東面西面北面之室所可與其閒也儒者嘗傳夏后氏以月遷居室之法舉夏以該春秋若冬名其書曰明堂月令猶魯史四時備而名春秋焉耳作盛德記者不悟周之明堂非明堂月令之明堂既載曰明堂月令九室十二堂矣又載曰明堂者文王之廟茲二者其始言之皆未嘗謬而合之使一不勝其謬也使周明堂果爲九室十二堂之制則依月令遷居者宮寢其宜爾而禮載宮寢皆南向朝諸侯宗祀文王無取乎以月令遷居也而反作四向之制何哉

匠人作室惟以宫廟之制皆然故載之曰周人明堂使朝諸侯宗祀文王之制異乎常宫寢而匠人載其朝諸侯宗祀者而遞其宫寢不言有是理乎夫宫廟朝諸侯之堂皆不異也而三代之制異也

賈生引學禮曰帝入東學及入西南北學云云𢇁疑此卽夏世室之禮葢古者學與宫廟其制畧同惟夏故稱帝周則稱王矣又吾探月令所稱四時異居亦謂天子之燕居爾若朝羣臣于廷則三代同也漢人誤會明堂朝諸侯與明堂月令爲一說故淮南子直以月令四時異居爲朝臣下之禮其時則一篇載呂氏月令直改居

宇爲朝此大爲謬失古之朝必在廷無在堂者況左右个乎天子南面而朝此未有知其所始者而忽易爲東面西面北面可乎青陽總章元堂左右个爲地幾何其必不可正天子之南面無疑也漢人解明堂者疎至若此後之君子尙欲拘守其說不亦過與

明堂之制本爲明了後人總因康成言土室居中木火金水室居四維是以紛糾難定其說蓋原出緯書晉裴頠云使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頠謂尊祖配天其義明著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按頠此論不愧通人是

以梁時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從顏說也惜乎顏不悟周明堂本是向南正方之位本無雜碎之事雜碎乃漢人謬說耳若困漢人以合考工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二筵之說以之營構總不得通魏李謐遂疑考工謬于堂之脩廣可謂輕於立論矣不知明堂營構據地正方皆九筵也其南北之深九筵以七筵爲堂之深以二筵爲室之深合之是九筵矣其東西之廣以其前堂九筵爲後室之廣一室廣二筵則不足廣一筵則有餘是以云度堂以筵度室以几者以廣言也云每室二筵者以深言也明堂之制易曉如此而煩千餘年儒家

爭競不已不亦怪乎若夏有世室之制則誠有四維之室然而其修廣不可知矣

明堂五室既皆南向之室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亦嘗如此㮣宗廟路寢明堂作五架屋後宮之堂作九架屋云九嬪居之者非謂嬪所恒居蓋有內政與王后集議之所居也以漢法況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如漢之朝堂在正殿之外至漢正殿則作九室故西京賦云九戶開闢意周之內有九室制亦如此堂北當有九戶矣但周正寢以接臣下者不然耳

惜抱軒九經說十一

儀禮說

從伯父薑塢先生語曰儀禮喪服傳疏引大戴禮大功已上唯唯小功已下領領此非今大戴禮記也大戴說十七篇之辭也又非賈公彥唐人所能引載也魏晉六朝以來舊義疏得見大戴說者所引而賈氏襲之晉書禮志載杜元凱云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二戴之說晉時尚存是以知其雜錯也今則存於經者無以辨之而其亡者不可得見矣夏小正雜戴氏傳舊文迷書不別儀禮蓋亦有然者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

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四十六字不似經文蓋亦說經之辭錯入而莫之別耳漢書律歷志引伊訓誕資有牧方明如濬引覲禮惟云爲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而已孟康乃言方明之狀然不云語出覲禮則知經止於如濬所引而康之說本於經師也覲禮之首復有缺文投壺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入字恐亦戴氏所說

以官爵人德之殺說

以父之官而遽爵及其子非先王之道也是衰世德之殺也夫士之子之冠所用爵弁服皮弁服元端服固爲

士服矣然士子猶庶人不得遽爲士爵猶昏禮得攝盛耳故承摯見君但元冠元端也古公侯卿大夫子不必皆有爵故冠同士禮周末官人以世貴人子無無爵者猶周初雖諸侯不必有謚冠而字之死以爲稱伯禽康叔唐叔之倫是也其後大夫乃無不謚謚者因論無大夫冠禮而慨古今之變曰後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父雖貴而生有無爵者生雖貴而死有無謚者鄭君謂皆爲士言失其旨矣

畢袗玄說

士昏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注袗同也士冠禮注同按經曰畢

則不當複曰同矣又按曲禮袗絺綌註袗單也玉藻振絺綌註讀振爲袗解同孔安國註論語袗絺綌亦曰暑則單服絺綌然則袗之爲單其正訓也袗玄者玄色單衣也古人內服有袍繭袷衣之製外禮服必是單衣故漢人稱禮服即曰單衣史載江充紗縠單衣劉俠卿爲盆子製絳單衣楊彪入魏朝布單衣皮弁之類皆是也儀禮之稱袗猶漢魏之稱單衣此與曲禮論語之所以言袗者不同而義詁爲單同也鄭非不知袗之詁單而於儀禮不用此詁者蓋鄭註周禮內司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言六服皆袍製以白縳爲裏其意蓋以謂婦人

無單衣也蕊謂此亦鄭誤也內司服褖衣素沙四字連
文非謂禕衣以下五衣皆素沙裏也禮服必單惟褖衣
乃御於君之服蓋已褻故有裏耳褖衣素沙惟后夫人
禮然若士妻以褖衣即爲禮服則必單衣而不得素沙
裏矣此儀禮所云袗玄是矣且玉藻云禪爲絅帛爲褶
衣錦褧衣碩人詩以詠夫人之正服安得云婦人無單
衣乎詩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此言袗玄衣也瑳兮瑳
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此袗而非玄衣也說文袗玄衣
古上服固玄矣然義非取玄且皮弁服不且袗素乎孟
子被袗衣趙氏註袗爲畫古天子衣固畫矣然義非取

畫皆不若以單詁之為當耳

雜記言夫人死復衣云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紗按是言夫人復衣三也其揄狄下脫一闕字喪大記言君以卷夫人以屈狄明復必有闕狄矣雜記言夫人兼稅衣揄狄闕狄三者又言其稅用素紗之裏此詳辭也喪大記舉中以該上下此略辭也雜記又云內子以鞠衣褎衣素紗此復衣亦三也古素紗惟用於祿又上承夫人稅素紗之文故不云稅而可知其稅也若如康成說婦人之服皆袍製必有素紗之裏則經但言其復之用揄闕鞠稅足矣自知其有素紗何為加若是煩文乎為此

者以有不素紗衣也又復之衣雖貴不過三故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冕服用其最上耳夫人復衣亦三也康成解稅衣揄狄乃云自稅衣上至揄狄則經文亦何不辭耶

士旅食說

燕禮尊士旅食於門西兩圜壺士旅食者未有爵之士也經或稱之曰庶子或曰諸子或曰士庶子或曰國子而皆一也國中君之適子一而臣之適子衆故謂之庶子而守衞君宮衆食於公故曰士旅食士者事也鄭康成註夏官諸子職云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此

解是也其註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乃云士是適子庶子其支庶此解非也天子以臣之適子衛王宮居虎門則侯國之臣之適子亦當為衛於門矣為衛於門故燕禮就設其尊於門西言在門堂之上也禮於獻士之後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獻於門堂也禮言士旅酬於西階上辯士旅酌言有爵之士旅酬在西階上既辯矣而其卒受觶之士以觶酬士旅食之長於門堂階上而士旅食又自相酬蓋其旅酬不得在西階上也及士旅酌卒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此庶子亦即諸臣之適子與士旅食一類非庶子官也蓋君使庶子

從左右以供時使者故與內小臣同在阼階上也賓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大射禮則爲賓與服不釋獲爲諸人執俎皆庶子事執燭及俎撰下之事宜使賤者也若庶子官在王朝則下大夫也在諸侯國咨以上士爲之而掌督庶子要亦尊職矣安得獻之於士舉旅行酬之後而命以撰賤事哉惟徹俎之時庶士正徹公俎此乃庶子官矣徹俎代公宜重之也經惟恐人讀與士庶子混故明言正也康成解士旅食爲庶人在官者夫士旅食雖卿大夫適子而未有爵固亦可云庶人在官而疏遽以府史胥徒釋之則大謬矣至康成以士舉旅行酬

所獻之庶子爲庶子官此因讀禮記燕義而失其旨也按燕義篇首所舉固庶子官而其中云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云以次則非一人非篇首之庶子官矣康成未察因誤以執燭阼階者皆爲庶子官以阼階爲庶子官因以西階執燭之司宮擬王朝之小宰夫小宰亦尊官也司宮於燕則設席設尊又埽畫物自北階下其猥職可知矣安得以宰類哉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說

天子門五諸侯三蓋皆以中一門爲大門周初三門皐應路則應門爲大門乃立冢土於應門之內與廟相對

故曰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及爲天子立五門則雉門爲大門廟在雉門內應門外矣是以顧命出廟門入應門也鄭君謂在雉門外非是諸侯以魯言之則亦雉門爲大門固客車所不入而廟居其內者也然古人亦隨所稱雉門固曰大門寢門廟門亦可曰大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言廟門也君出大門而後就車言寢門也埜對小寢門闈門而稱焉

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說

司儀載諸公相爲賓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是敵體之賓出必有顧爲辭主人之遠送也

若大夫聘而亦顧則嫌於以敵體遣送之禮期於主人
矣故不顧者以臣禮自決也

公士大夫之臣爲君服說

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君斬衰而
布帶繩屨公士者天子之卿士也天子卿曰公叔孫穆
子曰天子作師公率之以征不德天子卿非三公猶得
曰公故春秋書葬劉文公也言公士爲天子之卿則知
大夫亦天子大夫也子夏傳曰君謂有地者也天子之
卿受地視侯大夫視地視伯禮稱之曰國其喪也貴臣
服之固如外諸侯臣之爲君而少降其衆臣之制處王

畿內不可純如諸侯禮也若諸侯之卿士大夫雖食采謂之食祿而已不得謂之有地其臣主之而已不得君之君之必斬衰主之蓋齊衰焉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旣虞而祭也亦然夫饋奠助祭自大夫以下皆臣之事也故知諸侯大夫之臣爲主齊衰也周之末家臣之於主也如君食采者據地而有之蓋僭於禮矣辛俞猶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主之况周之盛乎惟天子大夫之臣乃得喪之以君禮而微減於諸侯國中之制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及此公士大夫之臣爲君布帶繩屨其於禮皆一義

隆於諸侯之卿大夫而殺於諸侯說禮者不悟而以謂諸侯卿士之喪則然是助僭禮者之爲有異乎大夫不稱君之義矣

禮凡言公皆不謂諸侯之臣士喪禮孺悲之說也春秋之末諸侯臣或稱公於是云君臨臣斂升公卿大夫是稱也非禮之正也喪大記大夫之喪大斂君卽位于序端卿大夫卽位于堂廉楹西其禮猶之士喪禮而言卿不言公此禮之正也鄉飲酒禮記諸公大夫則旣一人舉觶乃入此自謂王畿內之鄉禮鄭必謂鄉飲酒專爲諸侯之鄉遂于此云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此乃曲說

非是蓋因士喪禮而失之矣

緦者十五升抽其半說

鄭君云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抽猶去也此解本不誤疏乃謂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存六百縷此說則誤矣緦錫皆輕服傳皆明云十五升矣安得反爲七升半與大功等轉重於小功耶凡布縷先以數細縷合成一縷然後織之成布今俗呼曰圓紗若不合成者曰扁紗抽者謂一縷中減去其半則小縷少矣故鄭云細如絲其仍以千二百縷織爲布則與朝服同而不如朝服之密緻矣略如俗稱扁紗也

喪奠不巾說

士喪禮既殯徹大歛籩俎乃奠醴酒脯醢不巾鄭氏謂不巾者無俎與栗故也余曰鄭氏之說疎矣尊有羃而籩有巾致潔以承祀者禮之盛節也非人子以事親者也是故始死奠以餘閣猶之朝夕養而已殯而神事諸于孝子之心不亦恝乎然而歛奠則巾朔月奠則巾者殷禮也有司朋友爲之也致敬則可朝夕之奠醴酒脯醢人子之常食於親也惡忍於其素而加諸及其日月遹矣將葬遷於祖矣然後奠則巾之所以卽遠也記曰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言失禮也不剝而羃巾之則

刎夕之奠與祭何別焉君子之於禮蓋愼矣以謂疏布
絺也與則已微謂孝子哀慕之所伸也謂進退之有節
也謂日月先後之有宜也巾也剝也其於義也不猶辨
也夫

特牲饋食酳止席於戶內說

特牲饋食筵几於室中東面者尸於此坐也筵祝南面
是祝席負北墉在尸筵之東北也三獻後酳止席於戶
內爲主人鋪之是主人之席又在祝席之東南夫士之
薦尸以兩豆加庶羞爲六三俎加所俎爲四兩敦兩鉶
一登兩籩計其設之方丈矣祝與主人筵所設雖少然

亦各須數尺之地此三筵席所居東西地當二丈也而
復有餘地以爲往來拜荅之禮此非僅兩楹間地所能
容必當兼西房之地以爲室故康成謂士大夫無西房
其說信也至於少牢饋食所陳以祭者廣於士矣又多
一佐食其儀益繁故主人無筵於室中逮賓尸而後設
其席於東序蓋室雖兼西房之地而計其廣亦不容設
主人之席故設於堂也若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室僅兩
楹之地蓋筵祝亦不於室中矣而胙席亦如大夫之在
東序顧命東序西嚮敷重豐席此天子受胙位也司几
筵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南嚮設莞筵紛純加藻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夫特言胙席如之明位不如之也夫依於前而席而見其夫婦致爵者所以樂神也親也不敢席於室者尊之也大夫以上於先人取義於尊士取義于親此先王所因地爲制也與康成云尸酢王尸乃非是

主人西南再拜祝曰嘏有以也說

父母無爲子斬衰之義而爲適長子斬衰者重先祖之正體以奉宗廟也父母無拜子之義而爲適長子拜者亦重先祖之正體以奉宗廟也特牲饋食禮嗣子舉奠于尸及尸謖之時則舉奠者及長兄弟嘏於是主人與

之祝饗旣而上饗酌酢主人主人皆拜之是父之敬其子也故曰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冠禮冠者取脯見於母母拜受是母之敬其子也冠義菂云成人而與爲禮此于義猶若未切石梁王氏以爲適子承祖者得之矣猶特牲饋食之拜饗之義也禮之權也雖然是禮也葢周人貴貴之禮非三代之達禮與

惜抱軒九經說十二

禮記說一

漢書藝文志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曲臺后倉九篇中庸說二篇按漢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今儀禮矣固志之經十七篇也其記之百三十一篇者葢自周秦以來及高堂生及后蒼等之所收集若夫明堂陰陽王史氏則與古經皆出淹中及孔氏學者也曲臺九篇則后蒼所自撰也其後二戴馬鄭諸儒傳禮者經十七篇皆同而記互有取舍夫記者本儀禮後記以說禮而已

儒者欲廣論道德之事所采諸子之說滋多雖云禮記非盡爲禮記也今之四十九篇累經諸儒刪取之餘安知其間不有眞古禮之後記而爲諸儒所去者耶又四十九篇之內如明堂位别錄云屬明堂陰陽矣樂記於六藝略又别屬樂矣然則今之四十九篇非盡在記百三十一篇內可知矣吾疑冠昏鄉射燕聘義卽后蒼曲臺記也其所觧不越漢所有十七篇外而取義頗迂泛冠義見於母母拜之其說殆不及石梁王氏之善鄉飲酒義啐酒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所以行禮也此亦非是葢牲俎之屬有司弟子所薦賓則坐席正

位食之爵乃主人親獻故啐酒席末嘗之而起立飲西階上義在敬主人耳且此二者孰非所以行禮哉說之若是疏也古禮記不若是矣

曲禮說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册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毋側聽 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踞

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還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毋嚃炙右五十九句有韻可誦與弟子職同疑此皆古曲禮正篇所以教小學者其文自孟子之時及孟子皆嘗引之周世學者所嘗誦其後禮家或刪取分析雜以他書爲今曲禮篇耳然雖以曲禮名而雜及學者行誼君臣大節固非止于曲禮之事與古曲禮殊異王式引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云在曲禮然則曲禮正篇全文西漢時

固在不知何時竟逸亡之曲禮之設本俾童子誦焉其所教皆幼少先習之事其云適舍上堂入戸蓋自家庭皆然解者必以賓客就館爲說則非也共食不飽言不得使人久坐俟吾之飽人食已則亦止耳如漢中山王之幼賜食於成帝前而後飽者爲失禮也亦爲童子言之也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字當衍去吾疑夫人苟於他國諸侯自稱當亦曰老婦趙太后倘以稱於其臣況隣侯乎

孔氏三世出妻說

世多疑孔子之聖伯魚子思之賢而皆出妻豈道有不及化與吾謂堯舜之于子周公之于弟聖人固有所不能化道非不足也所値者有性質之美惡殊也古之時臣可以仕再君女可以字再夫被放出而他往者不謂之不誼也故其出妻也事輕于後世後世出婦而嫁也難矣故出妻之事重于古嗚呼私暱之情益多而治家之嚴正益衰女德有所恃而益放烏在其不以此故世以是疑檀弓者其見習於後世而不悟其非也然世又或疑伯魚不當喪出母若其知不及後人者則亦不然夫禮有服有喪二者異矣經或具或不具焉父在爲母

期出妻之子苟非父沒爲父後者則爲母亦期其期之名同也然父在爲母禫纎其服十有五月而畢若其喪則父母固皆三年矣出妻之子爲母喪古未之論也伯魚子上之爲母服期其見於禮經者豈待言而後知哉惟其喪之異也伯魚既期而猶哭是爲之禫纎而喪之三年與父在爲母喪者無以異矣故夫子以爲甚雖夫子以爲甚而禮始未之言則伯魚未忍遽爲其薄也及夫子言之而後伯魚除之子上因之孔氏不喪出母非不爲出母期也不爲之禫纎且三年喪耳服之制存乎禮喪之輕重非聖人不能斷解經者或疑焉或謬爲說

焉皆未之深思者也

其愼也蓋殯也說

愼如字不當讀爲愼審也審實也詩予愼無罪

馬驚敗績說

戴東原云敗績如敗績覆壓之義車覆也鼐謂此本趙東山左傳補註載陳君舉之說且是說在註疏元不誤陸氏音義載別本無驚字尤可見也陳灝乃誤引左傳大崩曰敗績之說耳此章止載賁父死敵之事鄭註言二人死之非是賁父卽是誄所謂字誄也卜國蓋無誄

浴於爨室說

古人祭祀必漸爲爨所以爲敬也㑹子之喪或是寒時曾元曾申以事死如生之義設爨於室以爲溫而後浴又新之以爲敬也以有爨在室故云爨室非移尸於常日爨食之所也

既小斂袒括髮說

習於儀而不達於義非能知禮者也協於義而協於禮可以義起雖小變於古之儀而庸爲失乎親既小斂主人袒括髮而奉尸以俟於堂儀禮之節固然然而袒臂而奉親母乃已褻乎雖哀痛之廹不暇念此然而不若既奉而後袒之善也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

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所易於古者其節須臾之頃耳而當于禮之義則多矣君子之與人爲善也武叔毀仲尼一節而善儒者稱之而況賢智之多者與康成不知其說而以子游爲譏之夫譏之而不正其辭非君子之言禮也

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說

麻衰康成以爲吉服十五升布非也吉服之麻絰謂之麻衣不謂之麻衰言衰則非吉服也蓋用家臣爲主之服其齊衰也與

柏椁以端長六尺說

言天子棺木之理與人身俱縱其椁木之理獨橫蓋斷棺木方尺爲段內湊獨棺而合之故曰柏椁以端計自足至首當用六段故長僅六尺前後不蔽棺故經於前棺四重必云四者皆周以別於椁之不周也此栢椁是以衆材釘合爲一其菆塗龍輴以椁之椁乃衆材不釘合者然方木向內與此柏椁相似故鄭云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覆之也此處鄭註甚明而疏義殊不能了

曾點倚其門而歌說

檀弓之書出于曾繆公之後戰國之時其時莊周之徒與以臨喪不哀爲知禮意頗附會其事于七十子者爲

檀弓者不能辨也曾皙雖狂然豈廢先王之禮以執政之喪而倚歌于其門哉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閱十八年季武子卒孔子之年十八其時子路九歲弟子傳不載曾皙之年然以論語記弟子之序考之必幼于子路矣九歲以下之童子能倚門而歌於季氏乎吾固知其謬記也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說

此二句當在後違而君薨弗爲服也之下以言仕而未有祿者也誤脫在前大夫士喪公往先戒之主人設殷薦其辭不得云寡君承事矣

曾子齊衰哭子張說

孔子之視弟子猶子也弟子之視孔子猶父也然則曾子子張之相視非兄弟也與三年之喪不忘兄弟之悲子張死而曾子齊衰哭之其義一也士有僚友矣有交遊矣有執友矣苟其亡也無不弔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此以言凡交遊之當弔者也非曾子於子張之謂也度於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度於情而當則雖孔子未之言稱情而行之而孔子之道未嘗不在是矣師所未言而不得

其權是舉一隅而失其三者也豈曾子之謂哉檀弓之篇記曾子齊衰哭子張者謂其精義而合權非曾子不能非謂曾子忘其所聞於夫子也而世儒從而譏之夫蟜固不脫齊衰以問季武子之疾儒者尙不以爲非情有所不得已也而況曾子於子張之亡者乎

虞人致百祀之木說

祀年也商曰祀周或通稱天子柏椁斷方一尺用之此非百年之木不足爲也其職在虞人則亦取之山澤而已矣不至者所取木不合度及匠爲之不工善也古人工師皆是世職以乏天子殯事廢祀刎人不爲過鄭氏

誤以百祀爲畿内百縣之祀故說者率不可通不知章内兩祀字自異義耳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說

列國相交其卿大夫所從客有三等之士主國待客牲牢禾米芻薪之類其數當以位升降其有中士下士王者所予禮數視其上士得三分之一而已中下士同不更别者降殺以兩及中士已爲甚少不容更降又以中下士賤畧之

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說

周禮大宗伯典命之九命常制也猶後世之官品爲其

官則必有其命矣王制所言九命加賜也特予以褒功德答有終身爲其官而不獲一命者矣第於其賜者畧以尊卑爲之限使不得過數而已命者錫命也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戸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定制苟爲三公者則王一皆賜之衮矣是九錫之衣服也其餘則不必及必特賜乃得加之然至九而極矣其大國之君不過七命以至五命三命一命皆特褒之人也彤弓之詩以歌錫弓矢者采菽之詩以歌錫車馬衣服者方叔當采芑之時錫衣服而未錫車馬故其首章但言路車有

瑱而已其次章乃言服其命服也若夫樂𠣍鈇鉞虎賁
皆聞於傳而朱戸納陛則尠矣其間蓋以衣服之錫爲
輕當周盛時或諸侯非有大功而𦺇因燕好錫之者矣
然必其朝於王所者也無功而又不朝而錫之則衰周
之事也又其甚也則加於晉武公之有罪者矣要之此
非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之謂也九錫之說蓋西漢儒
者習聞之故作王制者述焉而作禮緯含文嘉者亦襲
焉後世不見所原本之禮而謬謂其出於含文嘉則大
失矣緯始元成之世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有九錫之文
豈出於含文嘉哉康成旣誤以周禮之九命解王制而

張晏注漢書亦云周禮以爲九命皆混淆不分若易張
晏注云王制以爲九命則得之矣
曲禮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其賜亦王命特褎之賜
與此文則賜也義同人子雖承王命特褎有此車馬而
不敢乘於鄉閭者不欲夸耀其賢踰父兄也故叔孫昭
子受王路之賜而南遺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其有
路而生不敢乘卽三賜不及車馬義也若尋常本國君
之賜車則何不可乘之有

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說

王者用民視地遠近百里之內近故力役繁多以供官

府百役千里之內遠惟大事如治兵大土功之類乃及之但有統御而已無力役之繁也而稍增其賦故周禮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以是故矣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歲之成從質於天子說歲成之會主於司會而已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其大者定矣至樂正有造士之數司寇有罪人之數司市有遠方民來居之數亦須考其多寡故從司會質於天子而質乃徧也荀子王制篇修採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楊倞

謂七國設官治市者兼周禮野廬氏之職其說是也漢作王制者重之與司成司寇列爲三官殆亦因七國以來諸子之書也若下文百官質於三官三官乃三公之誤耳

東膠虞庠說

古王者之制期有大學小學而已其所建之地不必定也王者期行養老之禮而已其養老之學亦不必定也鄭康成註王制謂有虞上庠夏后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皆是太學意以王者養國老當在太學耳吾謂不然夫太學固宜在國而天子養國老固宜在太學也然而事

蓋有不可執者昔文王都豐而辟雍靈臺遠在其東數
十里文王以為教士之地武王遷鎬辟雍太學因文王
之故地於王都則近矣然終非在國而在郊也儒者記
之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周之制適如是
因地宜耳至周人立四學蓋小學之法教士多方故可
兼前王之制若大學之教一而已多設何為故虞上庠
夏東序可曰太學周上庠東序皆小學也東膠即東序
亦即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者也當天子行養老之禮必
使國老疲曳出郊以向辟雍非敬老之誼故於東膠小
學行之且以天子之學言之惟辟雍乃太學也若對諸

侯言之天子所涖卽太學矣傳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雖在東膠亦可稱也然而非太學之正也夫小學宜有左右而周王宮之右適無地以建虞庠故建之西郊所謂帝在上庠者卽此而又因以養庶老焉故曰天子立四學小學虞庠東膠瞽宗三而大學辟雍一也

月令說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

所植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植籧筐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聚蓄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門

闇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不可以與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彊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

可以贏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慎其時慎因其類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蟄蟲咸俯在內皆墐

其戸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
成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愼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
要塞謹關梁塞徯徑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
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
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
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乃命大酋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
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日短至陰陽爭
諸生蕩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甯去聲色禁耆欲安

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
之神祇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
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
而農民毋有所使右二百四十一句皆有韻可讀與單
襄所引夏時儆同疑此乃三代遺文呂氏采之非秦人
語也蔡邕王肅言禮記月令即逸周書中之月令解者
意其是與然呂氏所採非出一家以集録舊文故春秋
皆復云日夜分仲冬再言日短至當不韋時七國皆稱
王王之名不足尊矣故月令書內皆稱天子惟王命布

農事猶曰王秦人既開阡陌經界不可復正此文猶瞀端徑術先定準直此二者於秦何以施之哉蓋姑因前人之文不及審去耳可以美土疆第言美其疆埸內之土何必獨爲强藥之地乎蟄蟲咸俯謂物候在內皆墐其戶謂民事也前儒不悟其爲有韵之文是以解與讀並失之蟄蟲咸俯與其皆入室文蓋本相承言覲有是候則入室者乃在內皆墐其戶七月之五章其義著矣呂氏之徒乃以他語閒之也

將昏壇喪免喪弗取說

孔子曰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言

甫免喪而圖昏非禮也是以於是時則弗取而後云者言遂綴之非謂婚弗取而遂嫁之他族也文公將免喪使襄仲如齊納幣則春秋譏之以爲喪娶然而女之父母必使人請焉者父母之心不可已焉爾

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說

服之除也合重而受輕人情之節也從乎生者也喪之期而必祭也天時之變也從乎死者也故祭不爲除喪然而服未除者則不以殷祭君先喪而父母後之爲君也練而除首絰矣則不爲親也絰矣爲君也縞而除練矣則不爲親也練矣然而親練祥之祭以時父母喪而

君後之則待君之練而爲私祭期待君之縞而爲私祭再期親練祥之祭不得以時祭者卽吉之道也筮日筮尸以交乎神明服之重者未除而輕者未受而以祭則非祭之道也兼有父母之喪練祥之祭各以其服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服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君云惟君之喪不除私服是也門內恩掩義故可以脫父衰而爲母服脫父母衰而爲諸父昆弟之服門外義斷恩故不可脫君衰而爲父母服孔子曰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言侯爲君服可以練然後爲親練可以祥然後爲親祥也君臣父子之誼於是備矣若庾蔚

之說謂待君織禫除而後父母有練祥之祭則過矣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再祭也以月易期所以爲除服漸也如蔚之言是使以時祭者而乃從三年後葬者之禮也夫子之於親情苟可以伸則伸之矣脫君服而爲父母祭情之必不伸者也因君服而爲父母祭情之可伸者也

禮運說

孔子沒而七十子之徒述其所聞於孔子者蓋莫不有書然苟非善言德行之至者不能無少過也曾子之徒著孝經子游之徒作禮運子夏之徒作孔子閒居其辭

皆若有已甚者然而聖人之旨未嘗不存焉夫禮之有運也上古之世汙樽抔飲茹毛飲血順其情而自遂者莫不可為禮也及至唐堯虞舜垂衣裳作禮樂建百官而天下治舜授之禹禹以逮夫湯湯以逮夫文武三代聖人皆各為其一代之禮而不相因襲夫聖人非不欲無變古之禮而治今之天下然而人心異矣世運移矣聖人不能強天下之心以復乎古也古者喪服不降貴賤各以其親而已至周則自天子以下各有厭降之制夫以親戚之間不能不以貴賤升降因人情之不及乎古也然而文武達天道順人情以制禮曲盡其宜而會

通其變其用以因時之運而其意則欲人之循道以存天地之本使與上古始制禮之意相通而不悖也此周之所以郁郁乎文孔子所以必從周也然苟非若是之文繼悉之間少有不盡則不足以安乎天下矣然則天下之薄周之所以不及乎夏商者固可見矣而況以䙉夫唐虞邪夫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子游之所聞於孔子者則以天下風俗旣薄必曲爲禮而後可存其忠信而爲治此於老莊之旨遠矣至于唐虞三代氣運之有澆漓固老莊嘗言之者然亦未嘗誣也豈必爲之諱而後得爲儒者之說哉

禮運之說以爲禮之初自微而盛自盛而衰至于三代之末杞宋周魯無有能存先王之道者而僭亂暴虐淫失之國多矣苟欲返之於治何由乎非達乎禮之意者不可也所謂達乎禮之意者達天道順人情而已故曰政本於天殽以降命殽者效也言天命存乎於穆之表必效于事以降于人也天命有降於社者君因之而教稼穡是謂殽地有降於祖廟者君因以仁義之道嗣先王而不敢忘孝降於山川而君因以興作利民降于五祀則門戶居室出入之間不敢忘制度焉故非禮勿動也其達天道如此非苐祭祀而已如是乃所以藏身之

固也若其順人情者養生送死固習民於所樂矣然知
和而必以禮節之處其所存者禮之嚴也玩其所樂者
樂之和也夫禮樂之道皆人所固有也非強之也故君
者示以道德而民所由明示以衣食而民所由養民所
由以有事者也非君以己私意而明人而養人而使之
事也百姓則乎君之明而自爲治矣賴養於君而自爲
安矣受事于君而自爲顯矣禮達而分定者宰制萬物
役使羣動豈人力哉人皆有愛乎死者之心喪祭之禮
所以施也人皆有患其生不適於道之心冠昏射御凡
生者之禮所以用也故從民嗜欲而用之者所以順情

也正民之嗜欲而矯之者亦所以順情也去詐去怨去貪極之捐軀以死社稷宗廟皆所以求本心之安而已故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故人君達天道順人情以為禮而天下治矣然而天道固不出乎人情之外者也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秀氣也故聖人以人情為田天道達而人情順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雖三代之衰而可復乎大道之行者其理莫能外是故曰此順之實也夫孔子於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固皆逮以為未之逮也然而有志焉夫子之得邦家者蓋將軼三代之英而追唐虞之治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以

孔子之聖以國璽為畜器車馬圖未嘗不可以至違天德之至也嗚呼是其志非大賢以下所能與矣

古者祝嘏有常辭矣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辭不易其常古而祭則受福是謂大假衰世之君失道於民而欲邀福於神使祝史誣以求媚于是有祕祝焉歸德於君歸罪於民其辭不可使聞國人而藏于宗祝巫史是幽闇之國也國將亡而聽命於神者也

羣言淆亂信諸聖人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吾是以知夏之未嘗郊鯀也善夫方正學之言曰鯀得罪於天舜之殛天殛之也以之配天天其享之乎

當禹承舜天下未嘗有意以天下與子而必郊其父爲一代之制也其所郊者舜之所郊者也逮禹崩啟立以禹功德足以配天而郊禹其後世因之以至杞焉爾二代之禮至春秋時頗不能詳人以周禮度之夏商謂郊與宗祀必非二人遂謂鯀爲夏郊夫使鯀爲夏郊而杞曷爲郊禹哉或曰夏蓋嘗郊鯀而後廢之然而必非禹所立也已

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名冢卿三老三吏是時文王之三老其太公伯夷叔齊與三老之名意始於此其後周以待老而有盛德者蓋不必三而皆循而謂之三老故曰

三老在學卜瞽瞽侑瞽者大師侑者亞飯三飯四飯之
樂工也古者瞭瞍誦諫故以次諸三老三公焉
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
而爲鬼神此皆存乎天者其降曰命則及乎人矣天秩
天叙是也其官于天也者官者職也人有禮乃所以盡
乎天命之職也協於分藝者藝者常也尊卑上下男女
長幼各協其分之常則羣居和一而不相害矣故其居
人也曰養禮以養人爲本鄭氏易養爲義者非也